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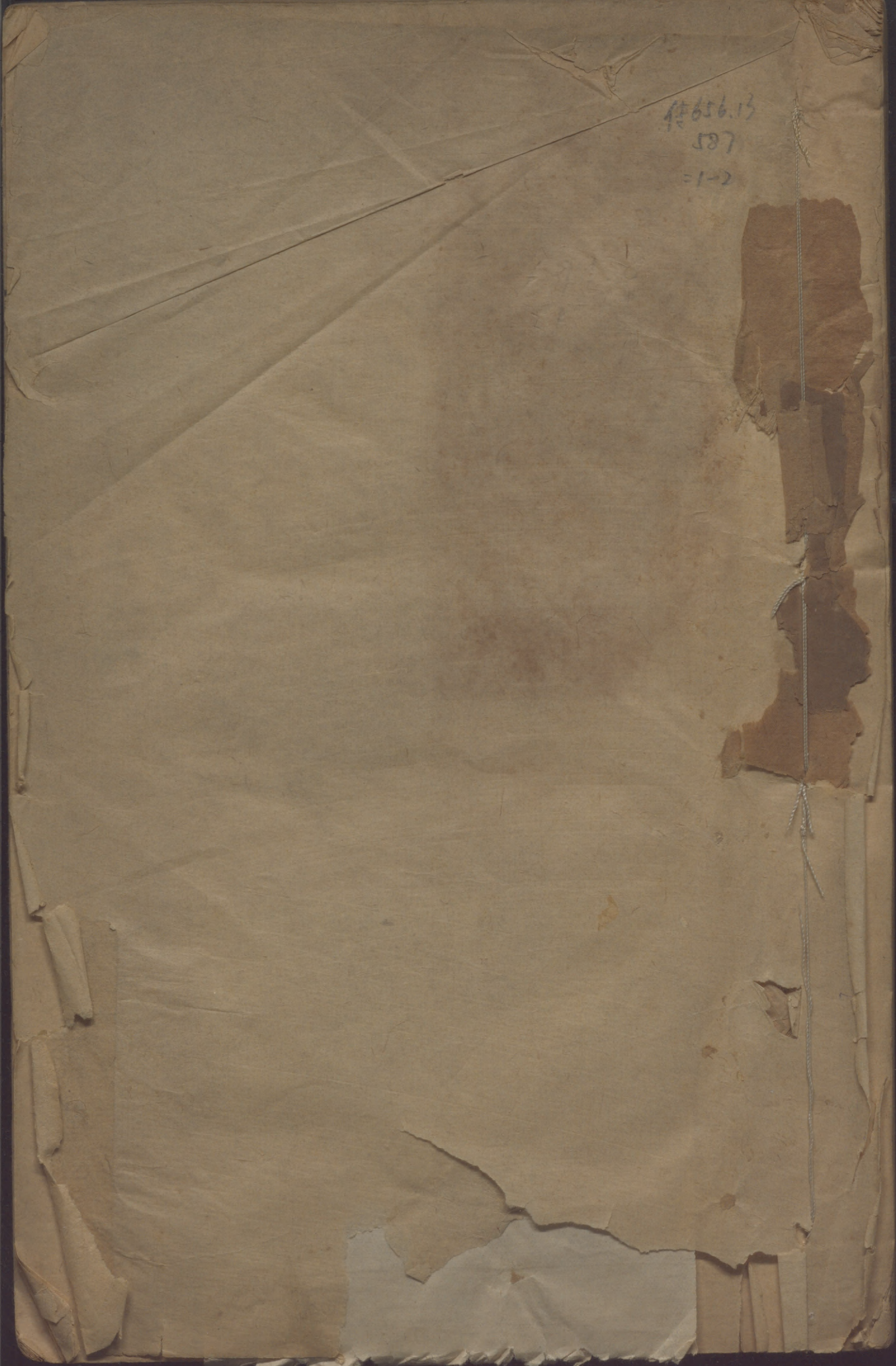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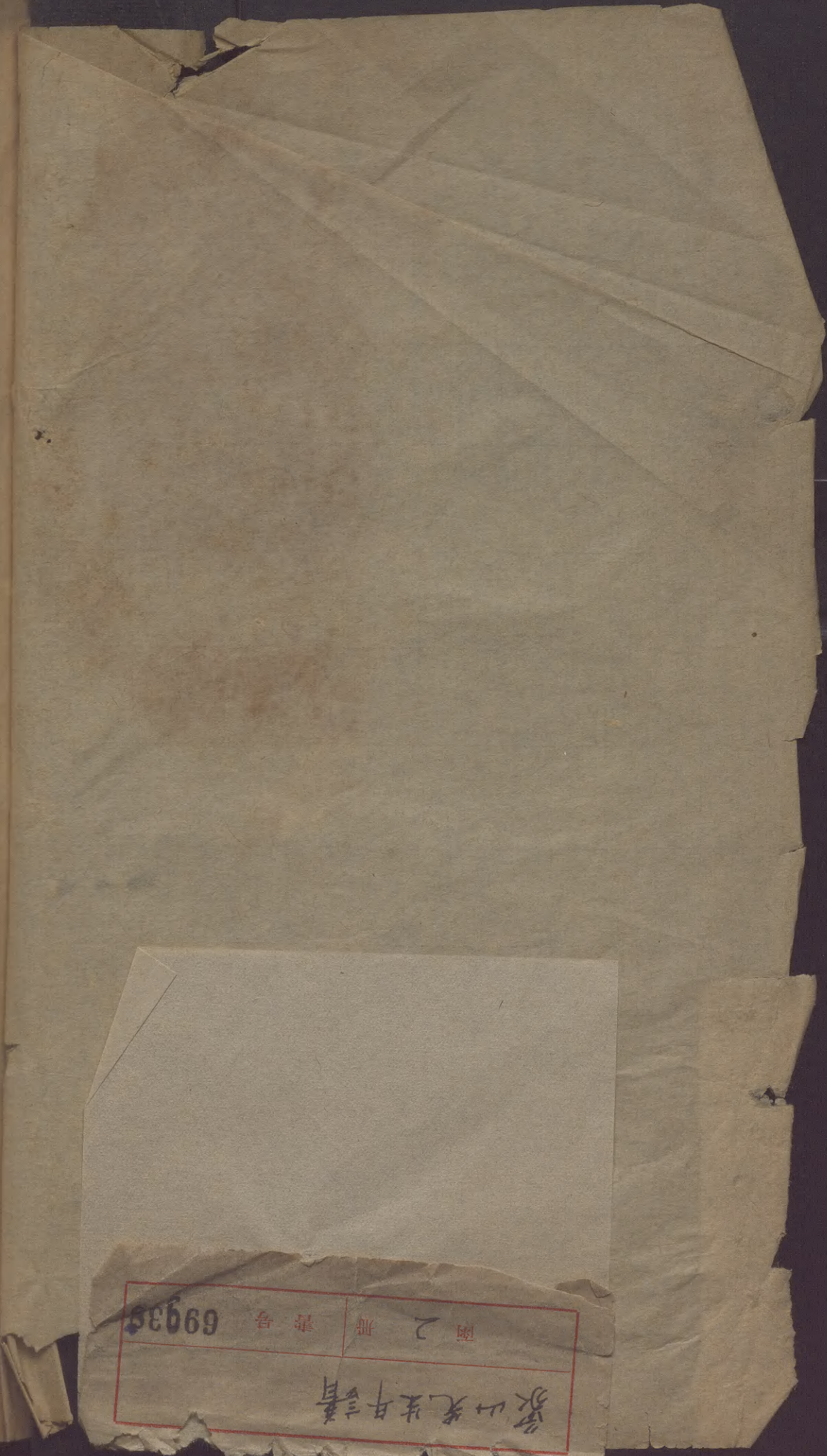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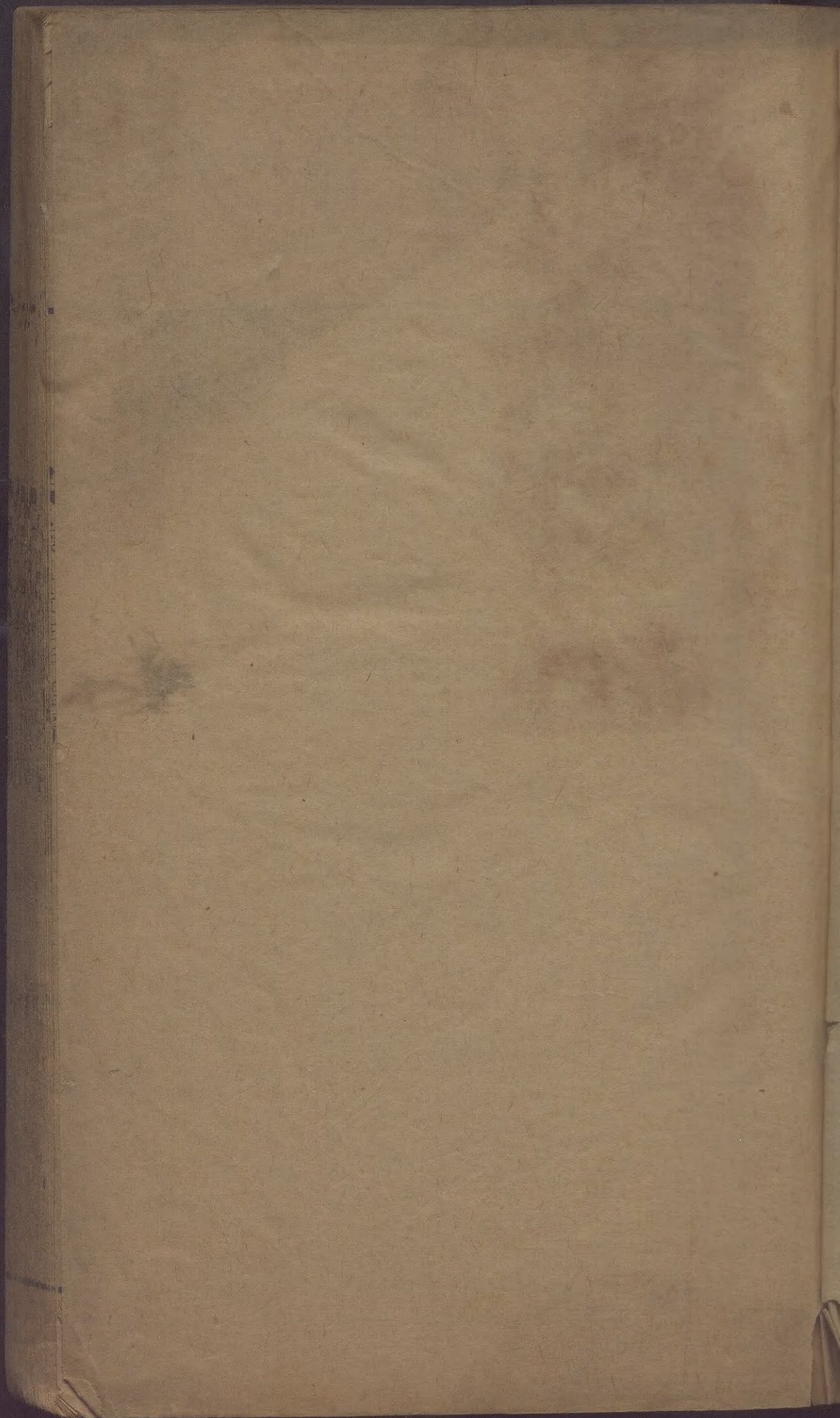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656.13
587
-1-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象山先生年譜
圖 2 冊 書 號 69938

象山先生年譜序

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傳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止云見前某卷以此施之著述文字可也乃楊文元簡所撰行狀之辭亦不備載則事實為不全矣至於諸兄為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尤未可略今悉為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勦襲舊聞詆陸子為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傅子淵等過為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為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為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

象山先生年譜序
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
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僞舛而五劄之譏則屢見於筆
札所宜備載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竝觀且亦陸子經國之
大猷不可略也佗若無極之辨爲朱陸異同之始而實則兩
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余別有論著此譜
仍照原本隱括不復補入云雍正壬子歲後學李紱敬題

象山先生年譜後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略可觀矣而未
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金谿李君子
愿溯其淵源緝而成編麤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鋟木以傳者
今年秋方得臨川謝使君奕懋刻之於郡以與文集並行
及冬又知衡山黃令君應龍得邑士劉君林已刻行矣其
間稍有增損似去取詳畧之尤宜夫缺之數十年而補之
於一旦且彼此不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
者得而觀之猶彷彿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
哉恢例承嘉命俾爲之志其本末於后懼僭越不敢然前
既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爲之矣今此同一譜亦何異辭敢
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
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

年之先後以計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先生生於紹興己未乾淳之年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耳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爲此學而生者發揮啟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爲英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己之學之進也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于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愚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

確然而不可移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加警策即與天地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判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而切磋之不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畧陳於覲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謂無愧于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也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乾淳

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
洽久而益淳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訟牒稀少將及
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號
令之表者將得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
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行其所學可
為發千古之嘖嘆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
然恢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
者似少夫學者路也門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
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
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為門以
為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
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道其進於深遠之地誨

言具在皆可觀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
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弘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
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至於
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况今僅有於入路一步之初遽止
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
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
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法妄
加橫議而莫有能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
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
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
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望於同門云寶祐丙辰仲冬朔後
學包恢拜手敬書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上

門人 袁燮 初稟

後學李子愿彙編

後學李 紱增訂

後學 劉 林原刊

後學 嚴有俊重刊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媯姓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為陸通曾孫烈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年相唐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貲高閭里為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戩為第四子

趣尚清高不治生業考諱賀字道卿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
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不用異教
家道整肅著聞於海內贈宣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彊與
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為敘

敘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為病而
深以不識禮義為憂其慙懃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
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
能釋手云今按此敘朱子集中未載

次九敘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總藥肆以
足其家先生撰墓誌

誌略云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
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於臨川縣

長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
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
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為之渙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
世為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
公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
其間者甚眾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
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
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
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眾其仰給藥肆者日
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
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為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
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時或及之公即正色呵止伯叔氏為

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裹囊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許魯齋謂學以治生為急公治家以成諸弟之學故不可不錄

次九臯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

表略云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臯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為叔氏少力於學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己為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負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為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眾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何如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

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躋登平易吾家素
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
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饋補其不足先
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弈裕然無
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先君子之喪
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
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
其時耶番陽許氏為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
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於外亦嘗來從余遊
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從先生遊者有許
昌朝見翠雲題壁公之餘論遺風或
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
堂增自稟之負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

請益固公為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
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
興起甚眾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
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稟修禮儀尊師道願
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為甚撫五邑
金谿為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
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
且屈公為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
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間
熙熙不知歲歉而俗更以善公力為多公平居混然無異
於人者而智識濬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
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辯然特間見於燕

閒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
賢識趨趨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
公探衣將見之矣戶間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
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
知者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
謀者類有寤心公得之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
量哉逆遜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
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
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疇昔亟誦斯言而屢歎其難
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流行近世特盛然其
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

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為次序今遠方學者傳
錄浸廣吾家獨亡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
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
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
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
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所擯有所
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
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
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
過謂改之冥冥猶足為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
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為不明也孰
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

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
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
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
自是倦乏然就枕即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進藥雖飲
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
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賁之升之女二人長先
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
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葬於鄉之長慶寺側公以
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
酉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效官重湖疾不視藥斂不撫
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日
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子訃前數日從公
於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爲之銘曰
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賁山公之
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次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
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於鄉民甚德之
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
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
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
用各二篇

宋史本傳云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
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
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入庖爨賓客

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今按朱子答梭山二書見大全集

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

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於郡治自爲序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

先生作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畧云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先考居士君賀六子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略儀檢慨歎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

加彙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吏部員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閩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延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追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

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為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為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為怨丁亥補升上舍戊子館於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己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迓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

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
赴甲午授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
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諤嘗起義應募是
後寇攘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
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於郡先生
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門却之不去
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
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
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
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
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
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

道三綱將淪旣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
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
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
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
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
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
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
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
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
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
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
初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今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

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時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為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為剽劫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諉我者為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為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為其為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為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為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為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

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為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為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眾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濶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蒞職舉錯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眾富川學廩素薄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此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絕莫可稽證先生為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眾不滿歲丁

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己亥四月服闋冬末
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
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
九先生雖卧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
日晨興坐於床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
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論
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卧整衣衾理鬚髯
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
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
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
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
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

而昭然脩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
俗辨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
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
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
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迫遽從容
敷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
之失度未可與言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
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
也扞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
人猶曰不可則止况泛然之交者乎又况有親愛之情者
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
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

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也然有時而遽言之
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
時也母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封太孺人娶
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珉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
八月卒先生卧病聞訃制服成禮逮遣祭織悉皆自經畫
子良之年十三女■人皆幼先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
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雜著古律詩墓
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
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
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宋史本傳大概俱本行狀其微不同者云九齡幼穎悟端
重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
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益大肆力於學
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
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
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
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卒年四十九寶慶
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
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
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
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
啓告人人自得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
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
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

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宋名臣言行錄云先生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閭閻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取資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弟子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又云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膠轕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非唯動悟孚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

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圍以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負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

按言行錄此段出呂伯恭所爲墓誌銘

朱子文集有祭先生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

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
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
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枉顧或慰滿
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併藥裹而攜
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
以淋浪嗚呼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
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
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
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絨辭千里侑此
一尊

先生與復齋齊名稱爲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
世本末大略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於後云

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饒氏孺人卒葬鄉之楊美嶺

家譜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

先生幼不喜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
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
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敝而無壞韞至
三接手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
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

行狀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二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歲
舉禮經以告乃受與人樂易然惡無禮者 行狀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得鄉譽

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語
錄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曾子不肯師事有子
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
明潔白如此又牛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
謂人云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蓋生而清
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
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窗櫺亦豁然有覺

其進學每如此 行狀兼語錄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能屬文

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入郡學侍諸兄講誦

時復齋在郡學先生往侍學焉文雅雍容衣冠未嘗懈弛
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佳壻無
踰此郎因以為媿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無苟簡外視雖閑暇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
嘗夜分起見先生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
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
齋家兄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

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行狀兼語錄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曰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窗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復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

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良其背不獲其身
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語錄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涂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
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

先生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
似語錄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
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
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按此詩文集未載蓋佚者多矣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先生十五六歲時聞長上道靖康年事乃剪去指爪學弓
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
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二聖之讐豈可
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
可為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語錄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見文集卷二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為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贄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即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

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羣公還五服之境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辯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文集語錄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童伯虞書

見文集
三卷首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季兄復齋先生成進士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

易經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義

得解見提舉書

見文集
卷四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宮

奏名時尤延之表知舉呂伯恭祖謙為考官讀先生易卷

至狎海上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

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

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

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歎賞又讀天地之

性人為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

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

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說乎愈加歎賞

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艱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

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
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謂
先生曰未嘗歎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
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行狀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為貴
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
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
日得力處

語錄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震行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
事欲取寘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曰見君之

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語錄

先生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問答
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
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時蔡幼學行之為省元連日無
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
志在於為善而已先生嘉歎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
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
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
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
心對曰簡兇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
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
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

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之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
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
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
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
入浙則有楊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
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遊其餘不能悉數皆亶亶嚮學
尊信吾道甚可喜也

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秋七月十
六日至家讀書存齋遠近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日盛

先生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
扁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
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窗南窗東有隱室又曰留軒

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
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
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

文集

先生既授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
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
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
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
足雖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
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
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
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

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跡觀者有不可以形跡觀者必以形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

行狀

同里朱桴濟道弟秦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為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

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辯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歎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辯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處先生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辯志復問曰何辯對曰義利之辯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工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仙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一
答諸葛受之書見文集卷三

答舒西美書見文集卷五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

春閏二月十四答陳正己書見文集卷十二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闡中詩冬十一月又送毛原善

序見文集卷二十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上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中

門人 袁燮 初稟

後學李子愿彙編

後學李 紱增訂

劉 林原刊

後學 嚴有俊重刊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於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純直朋遊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與徐子宜書見文集卷五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

嚴松錄先生語云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謂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磋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凭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

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本集作積至滄溟水拳石崇

成泰華岑簡易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於鵝

湖寺勒陸子詩於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於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畧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

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陟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_其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

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

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劉趙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

見文集卷十九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

與王順伯書再書

見文集卷十九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滋瀾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瀾

春間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

見文集卷六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實

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訪者氣

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在此講道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於鄉之萬石塘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於南康時元晦為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講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云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

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

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
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
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
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
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
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
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
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
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
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
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語錄

朱子跋講義後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
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
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
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
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
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
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
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朱子集

後以講義刻於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
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
汗出揮扇元晦又語楊道夫云曾見陸先生義利之說否
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說得義利分明是

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語錄

秋作祭呂伯恭文見文集卷二十六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陞擢先生不赴

史丞相薦語云陸某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行狀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畧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弟子愈覺不能自己雖未得親承於

警效然受沾渥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

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

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

學

與陳倅書見文集卷七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為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二月七日講春秋九

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

生叩請孳孳啟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春秋講義俱見文集

朱元晦來書畧云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為多幸甚再書云歸來

臂痛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
汎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略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二十一矣欲
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
所語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惰爲厚矣大抵子
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
靜所說全是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過多
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
覺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
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
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
謂道問學

冬遷敕令所刪定官先生在敕局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
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
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非之使罰當其罪
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
之當否而泛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
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
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
自劾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至如
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

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

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語錄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敕局春祀祚德廟爲分

獻官

記事始末
書於祠下

朱元晦書畧云敕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要緊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強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琢磨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三月十三日答朱元

晦書

見文集
卷七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

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於青田先生與趙監

書

見文集
卷首

上殿輪對五劄

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
厥明即對

第一劄子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
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意當無所
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證為尚書右丞或毀證以
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為人臣
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
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
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

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
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
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
下遠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
之效版圖未歸讐恥未復生聚教誨之實可為寒心執事
者方雍雍于予以文書期會之際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
酬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
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
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
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後傑相與舉論
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
為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云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鯀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云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
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
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
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
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
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
蒙何所見而使孫仲謀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
耕夫偃蹇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
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
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
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
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
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
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

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四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至者旨趣之
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
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
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
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
則所謂當馴至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
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至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
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
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
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
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

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
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
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
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
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
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
有臣乃今日復請為陛下誦取進止

五云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舉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
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事庶獄唐德宗親擇吏
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
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
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

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私者方藉口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已上俱文集

包揚錄先生語云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得如此對曰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對曰此爲堯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對曰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對曰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對以要見之於前意思忘其辭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又說此中有人云云對曰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

下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
聽不容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
侍從也 語錄

講究武畧

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
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
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
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為曰雲少時嘗欲率五
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
不得為人矣先生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
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問

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答蘇宰書 見文集卷八

答朱元晦書

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去一本元晦貽書
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
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
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
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先生答書略云奏劄獨蒙
長者褒揚獎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
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
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按朱子所貽書向上一路未曾撥着向下尚有未免使人疑着恐是葱嶺帶來之語而此譜所引無之陸子所答亦未辨此豈作譜者不欲啓爭端故並刪之耶陸子所答書集中未載有無辯語亦無可考奏篇所論皆平治大道與禪語絲毫無涉此而疑其為禪則天下無不可疑者矣朱子疑陸子為禪大率如此今增奏篇五首於前是否葱嶺帶來學者平心觀之無庸置辨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也

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為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土揭木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紱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

此也謙仲為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為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為虜人借路登泰山耳

語錄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穉時為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為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敘而誌之夫識子靜於童穉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為國子正

刪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
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既先
生奉祠歸蕭然同僚共贖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
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尤楊文集

作本齋記為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在敕局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為久居之計吾終日區區豈
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手脚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
間又無可修舉覩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
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
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
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文集語錄

詹子南問學

子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
心也 語錄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敕局

夏五月作格矯齋記 為三衢徐載作

朱元晦通書略云傅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
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為然近覺當時說
得亦未的宜其不以為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
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
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意慮之表亦已
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力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
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諭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

否耳朱子全集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語錄

時有傳先生將因輪對之便有所糾劾者執政聞之故於距對班五日前即除監丞王信爲執政私人故加疏駁

與李成之書見文集卷十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見文集卷二十五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

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居寺觀縣官爲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行狀

與朱子淵書見文集卷十三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春如臨川

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室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

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曰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語錄

作朱元瑜名字說

見文集卷二十

始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室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答沈宰書

見文集卷十七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為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歎曰將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傳之書

見文集卷十三

初冬答朱元晦書

見文集卷十三

元晦答書略云所論與今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

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始此

作無營齋說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於臨川之羅首峯下

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椿之重及臺郡督積欠

困民之弊見文集卷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易應天山名為

象山

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記

與薛象先書見文集卷十二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文集卷三十五

答倉使趙汝謙書見文集首卷

應天山實龍虎山之本岡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

山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為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

圓菴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於是稱先生為象山先生

先生有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眾諸生始聚

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亦偉云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齋張伯強明德張行志道周孚儲雲伯強

行佩玉張少石愈高倪伯珍規齋祝才叔蕙林周元忠達誠朱幹叔瓊

芳傅季魯學徒馮泰卿初名梅窗濯纓池浸月池吳子嗣

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封庵少荆批荆先生書於世昌

間今欲名以濯纓當為書之

佳處為之之高原塢之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見文集卷九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見文集卷九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

人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

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簷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啟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嚮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

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顧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未嘗掛一坐於側間令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畧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

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樸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強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旣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菴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菴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徃徃又失其本旨遂起晦菴之疑良可慨歎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生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

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巖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超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菴晦菴令其

精細考索復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
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杻鑿最多讀經只
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傅季
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於季魯又嘗
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
善解書後人多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實以此
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
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又嘗
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
書易經聖人手削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
老氏之意

先生與姪孫濬書論道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
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
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
光明今日若不令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
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
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
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汗
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
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
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辯太極圖說

見文集卷二

與提刑應仲實書

見文集卷十

與趙詠道書

見文集卷十一

秋八月遊仙巖題新興寺壁

見文集卷二十

訪江西帥王謙仲

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

誼書

見文集首卷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銘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朱元晦論無極書

見文集卷二

按原譜節存答書未能櫟括今不載是時朱元晦作喜晴詩云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

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祠秩滿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辨無極

題達本菴詩

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先生因賦是詩以助孝德

是歲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荆門軍

先生始欲著書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

夏六月與黃循中書

見文集卷十二

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

見文集卷十二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見文集卷二七日贈疎山益侍者帖

見文集卷二十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行志想不以是為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為也聞象山開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今按此書朱子集未載

與陶贊仲論私立門戶之非見文集卷十五

朱元晦論學徒競辨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辨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

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先生者晦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見文集卷十二答曾宅之書見文集首卷

與姪孫濬書見文集卷十四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

先生自云先文母誌銘敘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見文集卷十一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翠雲寺題名於壁

先生遊翠雲寺帖

見文集卷二十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中

